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七

姓孫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哀次

序

吳郡圖經續記序

方志之學先儒所重故朱贛風俗之條顧野王餘地之  
記賈耽十道之錄稱于前史蓋聖賢不出戶知天下矧  
居是邦而可憐于古今哉按唐六典職方氏掌天下之  
地圖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聖朝因  
之有閏年之制蓋城邑有遷改政事有損益戶口有登  
降不可以不察也吳為古郡其圖志相傳固久自大中

祥符中詔修圖經每州命官編輯而上其詳畧蓋繫乎其人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據錄而刪撮之也夫舉天下之經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簡故陳迹異聞艱于具載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元豐初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國元獻公之子好古博學世濟其美嘗顧敝廬語長文曰吳中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綴緝而吾所善練定以謂唯子能為之也長文自念屏迹陋巷未嘗出庭戶于訪求為艱而練君道晏公意屢見趣勉于是參考載籍探摭舊聞作圖經續記三卷凡圖經已備者不錄素

所未知則闕如也會晏公罷郡乃藏于家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比因臨長文所居謂曰聞子嘗為圖經續記矣余願觀焉于是稍加潤飾繕寫以獻真諸郡府用備諮閱固可以質疑滯根利病資議論不為虛語也方聖上睿謨神烈聲教光被四海出日罔不率俾廣地開境增為郡縣儻或申命方州更定圖籍則此書庶幾有取也事有缺畧猶當刊補其古今文章別為吳門總集云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前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上

圖經續記府治有本今不具載

### 春秋通志序

夫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已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志見于天下孔子之志見于春秋其揆一也昔周室東遷王綱絕紐朝覲會同之儀不修于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出于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地號令無稟典法大壞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荆楚吳越交亂天下夫隱欽宗廟諱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于泯沒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既無以有為于當世又懼王者之法于是乎絕嘗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于是因魯史而作春秋

所以尊王室繩暴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立大法褒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失纖介其道以堯舜為祖以文武為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孔子既歿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以見扶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以見隱欽宗廟諱而下

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之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深于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氏盡得諸國之史故長于敘事公穀各守師傅之說故長于解經要之互有得失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治公羊而公羊之學施于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而穀梁之義顯于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于學宮是非紛錯準則靡定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其秉

毫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毀訾黨同斥異恬不知怪范甯解穀梁畧言三家得失故文中子謂使范甯不盡美于春秋歆向之罪也唐儒啖助始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為之損益陸淳會粹其說作纂例辨疑微指之類取其長而棄其短撮其是而刪其非又頗益以已說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學者賴焉本朝孫明復隱泰山三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洞究終始不取三傳獨稱諸聖人之言明諸侯大夫功罪得于經之本指為多慶曆中仁宗皇帝銳意圖治以庠序為教化之本于是興崇太學首善天下迺起石守道于

徂徠名孫明復于泰山之陽皆主講席明復以春秋守道以易學士大夫翕然向風先經術而後華藻既而守道捐館明復坐事去國至和中復與胡翼之並為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畧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舍授兩經大義于春秋尤勤未幾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嬰疾弗遑也熙寧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蓋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于憂患顛沛之間猶志于是會元祐初詔復立于學宮而

余被命掌教吳門于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傳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繫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麟紹聖初被召為太學博士復講此經迺哀其所錄次為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荆榛而瞻門庭披雲霧而觀日月也異日立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達于行事豈小補哉古之為師者以講解為職故能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聽授為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夫務規矩之末而倦于講解守簡編之義而忽于聽授其何以繼前哲之用意哉余所

以早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年正月 日序

閱古叢編序

古之聖賢有三立上曰德次日功次日言得其一可以名天下猶謂其傳之不遠也于是託之于物物之久者莫如金石故可以寓焉吉日之題岐陽之鼓比干之墓正考父仲山甫之鼎後世類有傳焉嬴秦震矜厥勲勒泰山鑱鄒嶧刻之罟刊會稽自以謂三代莫已若而人弗信也西漢陋秦之爲雖封嶽省方未嘗刻石而羣公庶士若蕭相國善篆張京兆古文不聞鐫鏤者逮于東

京碑祠始作碑者古之葬祭之一器也葬以繞紼祭以繫牲而宮中亦有碑說者云所以識日景測陰陽也古者用大木穴其上以便于用後世賢者易之以石觀漢碑上亦有穴此其遺像也既易以石于是假以銘焉楊震劉寬之高爵郭林宗陳太丘之潛德宣父老子華嶽之廟皆因碑以製文焉由是貴賤競作美詞相誇寢繁于魏晉而尤盛于隋唐或矜已以耀世或哀親以垂後或譽天以求福或記事以謹時不可勝言矣雖所述艱于盡信而事有可考文有可師迹有可法至于群經衆篇妙札竒帖往往傳于琬琰者甚衆是以學者務觀焉

然不幸為干戈之所蹂躪風霜之所摧剝或因時主之所詔毀或遭野叟之所殘斲其存者蓋十一焉亦可為之歎息也余少也學古凡古人之文無不求而讀之又從而藏之好其書如其文也古書之載于紙墨者幾希而存于金石者類在于故都之外四方之遠與夫山林墟墓之間唯勢位赫赫眾所翕附而好之甚篤者為能多置也余以疾退隱迹與世遠雖欲致之豈不艱哉顧嗜此為癖早夜不捨所遊必問所居必求丐于交游高宗廟諱于市里不憚勞費月增歲積自周穆王以來下歷秦漢魏晉隋唐至于本朝諸公之迹莫不皆有于是裒精撮

奇刀筆在手字剪行綴不失舊文有冊有軸悉隨其宜斯亦勤矣裒而次之名曰閱古叢編蓋不獨取其墨妙亦將以廣前代之異聞正舊史缺遺也其書不以世次為其編之未已也古刻之石若其卷第載之目錄其詩之可評事之可辨言之可述為之題跋于後又錄焉蓋墨本易朽而詞章可傳也或謂余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碑亦物也何其聚之多余解之曰人情固未免有好觀其所好何如耳金犀在篋珠玉在堂良疇連阡華宇并疆吾所未嘗好也美食方丈旨酒千鍾貪饗自安沉湎無窮吾所未嘗好也妖妍悅目淫蛙

亂耳秦箏羌笛齊欽宗廟諱蜀綺吾所未嘗好也放情嬉遊爭勝博奕白日孜孜從事無益吾所未嘗好也吾于四者忽之若遺而能韞櫝六書之妙迹網羅千載之遺文庸何傷乎乃書石刻之所興與其所好為之序

琴史序

琴之為器起于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其材則鍾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可以包天地萬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是謂八音之輿衆樂之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由此興女媧氏之笙篁朱襄氏之瑟葛天氏之八闋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土鼓篋桴

此處有嚴華徑譜序  
無琴史序

葦籥源源以流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帝嚳作六英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此為重焉周官大司樂之奏宗廟也關雎之詩

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中也鹿鳴之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廷也禮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教之庠序也士無故不徹琴瑟施之閨門也故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后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臣恭肅教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幼咸序是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充養行義防去淫佚至于移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



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獨善一躬其操弄遺名或傳于今孔子既沒下逮戰國禮樂廢缺人忘其學寢及漢唐之間薦紳士大夫不以樂為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于徽絃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為之哀次而褒顯也余經術之暇每願學焉而病故相仍是以未就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為疏其所記作琴史方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為虛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吳郡朱長文序

華嚴經讚序

夫華嚴者御諸佛之心境登萬法之本際也其為經廣大溥博淵邃微妙以言其性窮法界之無盡以言其相視塵刹之交徹以言其理包空色以皆真以言其事攝一多而同現雖釋天之寶網海藏之靈珠不足以喻其光輝矧徹也無往之來異無古今之辨無作之作鼓舞萬類無言之言充徧羣有初心既悟雖凡夫可入積學未解雖聲聳莫覩速證菩提而為功不滯兼濟六合而妙用難窺此誠離權而就實超漸而即也蓋降神出明為大事始成正養即演是經至於小乘之戒以善

制惡三乘之教談空破有淨名之擊佛刹法華之變龍  
女咸所以應機接引隨根示化爾非華嚴之比也余嘗  
謂釋典之有華嚴猶六經之有大易易列卦以明昔立  
爻以通變設象以盡意而兩儀之道萬物之情具矣華  
嚴陳世以宅姓名佛以筌德布位以表法而一真之體  
萬行之米備矣故學儒而不為易學佛而不為華嚴烏  
足以窮理盡性也嗟夫含識之類自如迄今為無明之  
所覆翳墮暝炤觸貪網揭憍慢高懂行謫誰 林入生  
死大苦海中波濤飄泊不求出離者滔滔皆是也萬一  
志樂佛乘迴向清淨又多厭苦忻寂趣求自了蚩蚩生

民孰教孰矜若知夫華嚴之域以無明為智海用本智  
為法身仗願為勝緣御大慈為能事衆生未到彼岸我  
不獨登正覺衆生未脫苦海我亦輪迴世間或化而天  
或孕而人或主世導俗或入塵同行亦不必蠲飾好就  
寥曠遁山林藉草石然後為得也是故雖通居五位而  
還向文殊之妙智雖總成十力而勿捨普賢之至願聖  
神極致安可思議哉某自嬰禍酷銜哀持誦日月如流  
祥禪甫迫親恩罔極云何可報經云亦以無窮偈稱述  
供養人中調御者是稱讚者佛事求福之一端也於是  
閱逝多長者論撰其指歸每品為之讚并普賢行願凡

四十篇其卒章皆述薦親之誠庶幾助我先君光祿證道超生之因也噫杖屨豈足太空勺水未能增巨海誠之所發不自知量手自繕寫禮佛以陳威神洋洋昭鑒丹悃長文謹序

虎丘唱和題辭

虎丘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登之者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郭郭矗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御名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劔池泓渟徹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浮屠僧舍精廬重樓飛閣碣礧峻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比嘗集錄吳郡詩得虎丘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帥鄆弭節閭扉一

登此山坐小吳會歎賞不已形于詠歌于是樞密豫章  
 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公欣聞嘉製屬而和之觀夫思  
 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鐘律足以為海  
 涌之榮觀中吳之美實也長老先禪師喜於見賜而懼  
 其失傳願刊翠珉以託不朽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  
 專美于是山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他石云元祐三年  
 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并書

此下有蘇學士題詩  
 序有題無文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七

初音大雪積園呵凍校畢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八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哀次

啓

謝除秘書省正字啓

講論璧水徒愧素餐校正蘭臺誤叨清選寵逾望表感  
 溢情涯竊以東壁垂文肇見于乾象西焜闢宇迴鎮于  
 坤靈龍馬出而八卦分皇策與而六書作神明之蹟形  
 於字道德之奧發于辭紹厥后王寶為丕訓周官致治  
 建良史以司典墳漢世尚文命儒臣而志疏畧觀載籍  
 之興替係吾道之汙隆自昔則然于斯為盛國家鼎新

儒館賁飾人文蠹層高宗廟諱於中央哀逸書于寰海簡編森列籤軸充盈粵自興國咸平之時稍復正觀開元之日于是旁求俊哲典校篇章以大雅宏達之高材加往行前言之博識切磋琢磨而各懋所養優游泮渙而用待有成德茂然後位高材顯然後器使雖石渠天祿之所召道山瀛海之為榮較其得士之多未若本朝之盛於皇神考訓迪治官即舊宇之崇文正新名之中秘簡厥有常則其選益孝宗廟諱罷其在外則于實不浮合堯舜稽古之用心繼祖宗養賢之盛意凡任是職實難其材矧當上聖之緝熙循用元豐之典則臺閣是重賢能並升人

抱連城之珍家儲照乘之寶舉之匪易得者幾希如某者樸樛常材支離朽質生逢華旦予預俊游策名偶入

於

高宗廟諱

中養志久從于膝下當其行有餘力必也記之空

言賦就兩都竊比班張之作例通三傳深明啖陸之遺奄畢內艱歸休故里效尚平之畢嫁希仲子之灌園利不謀躬隱將絕俗臯橋棲遁猶愧伯鸞之高笠澤行歌僅同魯望之散親族共嗟其浩首交朋半處于青雲顧環堵之屢空就泮宮之特起學素專于六藝道期授于諸生說或解頤講母倚席豈當師範幸有朋來開其聰明率以忠信忝上庠之承乏逢紹聖之作新林然英豪

戾止都邑如衆羽之附丹鳳若飛雲之從應龍幸聯郡  
 儒敬奉成法有仲舒下帷之業庶幾折衷于大經無韓  
 愈進學之篇何以見憐于當路疲瘼多疾迂闊少通序  
 難綴于鶴鸞聲想聞于猿鶴屢丐江鄉之便敢期省閣  
 之遊辭恐近名受慙非據雖未能掃山中之塵榻而幸  
 得觀天下之奇書入紫府而窺琅函登神仙而望金闕  
 少懷鉛槧行泛煙波蜩鷓低飛敢與鯤鵬而並處麕麇  
 遠去難隨驥驟以爭驅揆趣尚之已然荷甄收而非稱  
 此蓋伏遇某官權衡時論品藻人材進賢不以遐遺樂  
 善猶于已有矜其無求于仕宦察其有志于藝文特加

獎稱俾承優渥敢不孝宗廟諱其所素履探其所未聞校讎當  
 及闕文條撮稍增于著錄迹畱藏室雖勉企于古人心  
 寄鈞臺尚可收于晚節

代太守林和中到任謝執政啟

平章太師

折獄致刑早誤提綱之選承流宣化尚叨分竹之行自  
 視闕然何以稱此伏念某鉛黃學淺塵露效微每希匠  
 墨之不欺尤恥囊錐之自見憶一昨崎嶇嶺表玷冒使華  
 歎補報之未聞駭謗非之已至雖多言可畏幾成息壤  
 之疑然公議自明果免羽山之殛涵容寬典臨蒞小邦

足以庇身豈敢忘德此蓋伏遇平章太師功業滿天下  
聲名高古人出入將相之榮薦歷師保之重儀刑百辟  
輔導兩宮繫盛事之所傳皆曠代之未覩俾者而艾寧  
資綠野之遊式舞且歌永慰蒼生之望顧茲迂拙亦被  
寵臨某敢不益勵素修身圖後效庶幾犬馬之力少酌  
陶冶之恩感懼所深敘陳因既

平章司空

平章司空靜一不變從容以和韋氏之傳一經家存素  
範伊陟之格上帝世濟元勳仰成百姓之昭明坐見三  
公之變理顧惟鄙野玷在陶鈞誓堅遠到之心圖報太

公之賜其於感戴實倍等倫

僕射門下相公

僕射門下相公權衡庶品陶冶萬微挺山甫將明之才  
養孟軻剛大之氣丙魏之于西漢克振厥聲房杜之在  
右唐孰覩其蹟光昭可久之德隆高宗廟諱太平之基在某何  
知受賜為大謹當宣愷悌之化導中和之風庶幾有成  
免為無補其于感懼曷究敘陳

僕射中書相公

僕射中書相公柔嘉而剛正淵靜而高明挺尹陟格天  
之才蹈臯夔濟世之美夷險一節勤勞百為廟堂登賢

不旬月而克至海宇仰德豈已日而乃字激昂多士之心鼓舞羣生之類顧惟闕茸亦在甄收某敢不席石存誠冰霜思畏勉圖菲效仰荅巨恩竊倍感銘曷伸悃幅

樞密相公

樞密相公徽猷經遠懿德蹈中仰成廊廟之機坐消兵革之氣陶鈞所逮動植曲成如某何知蒙賜為厚方祗官守阻拜賓閱感懼所深敘陳罔罄

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左右丞

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左右丞當裁成輔相之休運挺燮理寅亮之全能舜舉臯陶蓋咸事者九德湯得伊尹無

不獲之一夫某慙非共理之良報在大公之辱方祗吏役正遠台躔惟堅報稱之心以示感銘之素

律賦

樂在人和不在音賦以聖人治民情以作樂為韻

盛德興樂至和本人不在八音之制蓋由萬化之純既備情文用寫歡心之極豈專聲律誠非末節之因竊原樂與天同音由人起蓋喜怒哀樂既怵于外而噍嘽散厲遂形于此惟聖人圖化俗而有作孝宗廟諱感民之所以積中發外必資悅豫之深易俗移風非特鏗鏘之美于時神武外震烈文內宣躋八荒于壽域陶萬彙于仁天子



是制以雅頌播之管絃既乘時而更制唯探本以相洽  
順氣正聲為羣情之影響黃鐘大呂乃至理之蹄筌羽  
毛干戚兮是謂繁文管籥鐘鼓兮孰稱至樂惟羣元咸  
得其情性而雅奏密調于商角理出自然識歸先覺四  
時當而天地順既效緝熙百姓樂而金石諧未論清濁  
且夫不偽者惟樂可畏者惟民聽暴君之作則感額而  
多懼聞治世之奏則抃躍以歸仁匪聲音之異道蓋憂  
樂以殊倫是以鼓清角于晉邦曾遭旱暵歌後庭于唐  
室誰復悲辛是以興替關時盛衰在政桑濮非能致亂  
也亂先起于淫僻英莖非能致治也治必逢于睿聖未

有功成而樂乃不作未有民困而音能自正荀公嘗定  
于新律終貽晉室之憂鄭譯雖改于舊音曷救隋人之  
病噫莫備乎二帝之大樂莫隆于三代之仁聲庶尹允  
諧兮聽其擊拊嘉客夷懌兮感其和平小則草木之繁  
廡大則穹壤之充盈非皦繹之能及實歡忻之所成舜  
廟笙鏞鳳有來儀之應周庭龔篋民懷始附之情異哉  
樂出于和而還以審政之和音生于樂而復以導民之  
樂逮王道之既遠嘆古風之寢薄絳灌高宗害而孝文之  
議遂寢房杜未備而正觀之時不作幸逢聖代之緝熙  
繼有名臣之咨度揆太府之尺以為之度累上黨之黍

以為之籥推樂本之先立感輿情而成若上方乘百年  
之極治而集六聖之睿謨臣請告成于簫勺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八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九

姓係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哀次

世譜

朱氏世譜

高辛氏有才子曰先虎臣於堯當舜之舉益以虞也蓋  
嘗薦虎代已自虎之後遂氏以朱歷夏商無聞焉周有  
朱張以逸民顯其後在齊者曰毛在魏者曰亥在楚者  
曰英而譜氏族者以謂高辛氏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  
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克商封安苗裔俠於邾附庸於魯  
後為楚所滅子孫去邑為氏此亦朱氏之所出也二漢

之間魯有家吳有買臣平陵有雲杜陵有博宛有岑暉  
 會稽有雋沛有浮寓寓為司隸校尉坐黨錮誅子孫自  
 相遠避難丹陽遂籍吳郡吳時有治有然有欽宗廟諱頗著勞  
 烈陸機詩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四姓者朱張顧  
 陸也迄于江左間出顯者唐有敬則實相武后逮唐衰  
 譜牒淪渙其詳莫究至我高祖為越州剡人高祖諱滋  
 會董昌亂越錢氏據杭隱居田里涵德匿耀鄉人尊之  
 武肅王嘗召寘幕府卒辭以去年八十九卒生于唐乾  
 符之丙申卒于本朝乾德平蜀之歲葬剡之游謝鄉有  
 子四人長曰某次曾祖也次曰承厚次曰承福曾祖諱

瓊百行

欽宗廟諱

粹達于從政錢氏以宗子守明州高選僚屬

仕于四明遂家焉卒葬于靳縣生四子長曰曙某次曰昉

次曰萬季吾大父也昉生正倫公言公輔正倫三班奉

職吾大父諱億始來京師太宗皇帝召對便殿仍命以

官自壯年越于耆齡其所歷皆有功最接人和待物厚

取與義治家嚴調親戚不吝以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守

邕州卒葬于蘇州吳縣南峯山西贈刑部尚書生五子

長曰炳才高文奇不幸未仕而死次先君也先君諱公

綽少從學范文正公為高弟以辭章魁冠士林擢進士

第仕至光祿寺卿歷彭州廣濟軍舒州太守民聞至而

喜去而思有智謀才術而未盡其用也曜早世次公彥  
長洲主簿次公愿今以宣德郎致仕先君生六子長曰  
長文宣德郎太學博士次百藥早卒次仲方明州象山  
尉次季端穎昌府節度推官次叔暉早卒次從悌瀛州  
防禦推官監陳畱酒稅自承厚之曾孫曰昱與大父同  
徙姑蘇昱生何登進士科為循州司戶叅軍卒何生二  
子曰明曰虎明今為朝散郎通判楚州高祖之諸孫在  
剡居宋村崆山者曰德昌曰德倪德昌之子曰仁賞德  
倪之子曰仁長曰仁遇曰仁盛四人者各有子皆服先  
疇不失舊業嗚呼自伯虎著名于帝典儀父見美于春

秋發源既長醜派不絕逮本朝之興昂顯于荆吳顯于  
揚符顯于蜀窠稱于宋其他列于朝者亦衆而華亭朱  
氏至郡守監司者三人于東南為盛惟姑蘇之族遷自  
會稽祖考濟美艱難勤苦夙夜事事用克有家施及子  
孫繼襲簪紱迺為之譜以示于後在我後人追孝于前  
哲繼志于奕世勿墜厥緒勿隕厥聲豈不休哉紹聖二  
年九月明堂禮畢後五日裔孫長文謹識

書

與諸弟書

某自幼稚知以事親養志好古讀書為樂生十年既代

先人筆札十五能代書啟挾策執筆日侍左右一日不見則愀然不樂先人于余也亦然以此跬步未見嘗輒去膝下先人嘗曰前哲有云祖孫更相為命吾與爾之謂也嘉祐中侍行之彭州與成都漕臺薦將赴禮部父子相視不忍別是時先人初為正郎當任子而遵義弟始生余因白曰使其偶得科名則恩可以官一弟先人亦曰起吾家者必汝其勉行明年果擢第而遵義以蔭得官余既登第不俟賜宴歸省于彭未遑仕進既而還都偶墜馬傷足嘗嘆曰吾因是疾可以脫遺軒冕專事溫清此人子之至樂也先人倅東平守定陶居姑蘇治

同安往還二十年皆侍焉在同安會郊裡先人愍余久不仕欲以任子恩丐除一幕職官且曰吾將從汝之任余固辭不肯剡奏願以薦季弟先人不得已而從之拊季弟曰兄以官畀汝汝長當善事汝兄因名之曰從悌使其顧名而思義也熙寧末奄丁大禍自睢陽走吳門首治大葬奉終之禮敢不曲盡重椁巨甕要之無悔既葬乃即圃中作邃經堂增廓廡數間以聚兄弟存親戚惟先人以清白遺子孫于鄉里罕嘗置田宅遺孤滿室累然無依兩叔父愍之稍分先祖之舊業聊以周贍復自取囊中器皿粥之即葺其壞稍稍增置粗周日用伯

姊喪其夫李元魯挈家相依比數年之間歸十五妹于曹氏十八妹于賈氏二十妹于李氏二十二妹于史氏二十三妹于陳氏末又歸伯姊于石氏爲遵義景仁兩弟娶婦嫁娶凡十數所靡多矣其後戚屬加多用益不足頃者諸公論薦被命掌學始將固辭旣而曰得微祿自贍推舊產以畀諸弟可以紓憂豈非幸哉居官三年來學者甚衆誦講課程孜孜所職于俗事固無暇然三弟相繼家居余不須治近旣遷居學舍難省其私可以推避今以姑蘇祖父田產其數已具別幅推與三弟余更不取之庶成辭遜之素志惟園宅之地于此隱居久

矣前郡守章公伯望名其坊曰樂園以旌幽迹當與諸弟共守之用傳子孫不可壞也先疇舊產自祖父以來置之實艱諸弟善治之勿致隙損猶可以資飲食伏臘之費豈得忽諸夫立身治家莫若勤儉勤則無曠儉則易足古人所尚不復多云先人起於寒素仕至二千石雞鳴而起夜分而寐出則涖事入則閱文未嘗休已平居早膳不兼味晚或茹蔬飲酒不過三觴而已汝輩所親見可不履踐哉兄弟人之大倫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故孝友者百行之本余與汝當勉之范文正公置義田義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繼成其志近益

增廣九族之間莫不被其惠况汝諸弟皆同生守其舊業可以同處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不孝宗廟諱哉元祐五年十月 日兄某白

題跋

題丞相范純仁詩後

范丞相至和中始除文正公之喪會其族兄龍圖公貫之諱師道自許州通判名爲御史作詩三篇以送之貫之之孫耕欲刻石願有述也長文竊觀貫之精忠峻潔其爲御史當仁祖之時中外穆清而能危言直繩詆相使罷去而天子疇咨舊德登用文富繼以韓公嘉祐之

盛人物典章庶幾於三代之隆者貫之之益爲多與丞相詩意之所屬者無所不合然則此詩之諷與風雅何異刻石貽後不亦宜哉范氏自文正公爲全德良弼而貫之嗣稱名臣及丞相以直道致台輔吏部以厚德儀中臺寶文以籌策帥邊州奕葉載德爲邦家光彩可謂世濟其美者也元祐癸酉五月朔吳郡朱長文題

某旣題丞相詩後而德克德雍求書石比以倥傯未遑也行過惠山酌清泉拊古松迺歸舟次面山臨水躊躇久之援毫揮汗爲寫累紙媿不工也幸使良工模之七月三日長文祇白

祭文

祭林大卿文

嗚呼漢稱汲鄭唐美王魏峻節直聲世難其繼公起孤  
童騰聲八龍辭嚴氣偉光彩長虹銅章旣綰威行愛充  
位卑名崇聞于堯聰執憲熙寧廷爭是議毅然觸邪母  
憚用事維時大農勢炙可熱朝登此官暮入紫闥公辭  
是命確不可奪寧紕海隅欽宗廟諱我大節治邑維何鋤刈姦  
慝副麾邊州河災以息遭迴歲紀歸覲京國高宗廟諱我二聖  
任之臺郎平昔省寺苟安習常公若治外嚴繩謹防室  
私抑倖功罪自彰復邦御史有違必糾排殛儉苛追復

忠厚讜言屢獻十用八九並塞數城僉爲難守公言我  
疆弃我戎醜河隍臯蘭是保是有公請外補廼按淮堧  
粒民于殍孰困凶年剔賊剗蠹孰怠孰愆廼升都司綱  
領衆職疑讞必宥益廣天德扶弊燭隱吏皆斂息引嫌  
避劇我長蓬瀛兼直華閣進爲列卿將翔將翔羣望已  
傾忽持漕節于晉之坳彼蒼者天喪我老成遐蘊不究  
奄歸冥冥神理莫問胡嗇其齡公之爲人鍊金追璧疇  
爲強矯吾以理詘疇爲淑良遇若友戚推賢與能樂盡  
己力不用不已心以義激嗟我固陋遁于丘園公初來  
臨泉石之間薦之譽之不倦嘉言連蹇莫報徒銘厚恩



樂園會堂卷九  
七  
三百十  
老從杖履夙願則然半途永訣淚洒幽泉悲甚輟春歎  
幾絕絃絮酒雖薄公其格焉

銘

奠酒臺銘

重桮橫前羣岡抱麓封高穴深不置金玉歷千百世過  
之必肅疇寔於斯朱氏光祿

吳郡樂園朱先生餘藁卷第九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園朱先生餘藁卷第十

姪孫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哀次

墓誌

宋故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湖州歸安縣主  
簿蔡君墓誌銘

表弟吳郡朱長文撰

君諱昕字景叔世為宋人曾大父贈太子太傅諱陟以  
吏能仕章聖時大父贈太師諱希言位卑守正慶流厥  
家是生秦州密直公資政敏肅公有七子君生最先少  
時率其弟四人者共學而材藝相比雖墳箎同音蘭玉

並秀不足以喻也君資宇端深動作有度事親至勤與人交和而信少工屬文年甫十三有盛集賓客而召君者君于石上賦詩援筆立成闔坐嘆其清警尤長于賦磨礪鐫切瑩然無瑕密直公精教子姪每閱君文未嘗不稱善君益自勉進視時輩莫出已右既而程文屢冠太學聲滿都邑擢嘉祐六年進士第與其弟君弼如晦為同年生景祐中敏肅公兄弟三人聯榜至是復繼其美密直公時在館閣拜恩上前館中諸公作詩為慶搢紳歎慕之君嘗固辭父廕以官其弟後數歲迺登科焉調湖州歸安縣主簿事敏而達太守張田及沈杭州

高宗廟諱

皆器其為人湖學盛于東南久矣郡命君掌之且不欲縻以簿書也君誨誘不勸而士樂從之學連舉得人當路交薦君才代還道病終于楚州旅次享年三十有六時治平三年二月三日也弟如晦勝道馳至楚挈柩以歸視其室唯有琴書而已其後敏肅公帥慶渭有大勲烈以為時樞臣而浚明諸弟顯于朝持節諸路使加君以壽豈不能自致于青雲哉君以妣王氏早亡未及封邑為恨自敏肅公歷使外臺冀有追榮之請而有司前無此比及公大用奏于殿中詔特封南陽郡夫人又改封太原顧君不及見之哀哉君娶田氏初太原夫人嘗

約以婚久之其家微弱不聞問或欲為之議于他族君  
 曰義不違慈母志必娶焉及娶居哀毀沉頓自誓靡他  
 以教二子長曰歆守秘書省校書郎監鄜州酒稅次日  
 韶為進士以元豐二年八月初二日葬君于宋城縣七  
 里村先塋之側某于君為內弟昔被博約於銘宜無避  
 銘曰

前第三行敏肅公下  
疑再有敏肅公三字

瞻彼高山 有柟有梓 烈烈敏肅

生此良士 事公于早 既勤且才

公始顯大 子喪而哀 維學孜孜

維德懋懋 奄不一施 戚友之疚

梁城陂陀 從葬其北 我思若人

播名幽石

宋故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蔡君墓誌銘

內兄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許州司戶參軍內

兄朱長文撰

君諱欽字承辟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蔡公之子也秦州  
 晚始有子君為之次頎秀娟整雖襁褓人固以為佳兒  
 七歲而孤以恩授秘書省正字其兄如晦為之教育而  
 君能承其訓好學善為詩日與諸兄姪並遊羣而能靜  
 裕而能約其趣習操守有可奇者雖抱羸瘠讀書自力

其兄震仲頃嘗疾甚君晝夜不解帶藥劑飲食嘗而進  
燔香于其頂臂以為祝俄而有瘳未幾震仲親迎親湖  
外而君病作且亟于死生之際若無所動而獨以不見  
震仲為戚戚乃作三篇遺焉以元豐元年二月二十九  
日卒年十有九蔡氏世家睢陽曾祖諱陟國子博士贈  
太保祖希言泗州軍事推官贈太師秦州公諱抗為英  
廟舊學之臣特見信重贈禮部侍郎母曰會昌縣君張  
氏聰明而仁族姻推賢嘉祐中卒君未娶而歿後一年  
八月二日葬睢陽城北先塋次某高其行而悲其天敘  
文刻墓又辭而哀之因以為銘曰

謂明智宜在高位兮有不幸而窮約謂孝悌宜永年  
兮有在幼而凋落自古嘆息其然兮嗟神聖之難度  
猗吾子之稟生兮居高門之顯大茁蘭畹之芳芽兮  
煒棣華之秀彩躬欒棘于髫年兮服天倫之善誨既  
柔嘉以飭已兮亦方靜而樂內至行可以通神兮胡  
不延之秀眉奄遺辭而正命兮亶修短之不移仲父  
臨喪而摧慟兮諸兄欲語而涕洟衛玠不及壯齒兮  
童烏促于九齡已矣宅此嘉壤兮庶有存乎令名

宋故宣德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永康軍青城  
縣贈尚書都官郎中蔡公墓誌銘

代光祿作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知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上輕車都尉彭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二  
百戶借紫朱公綽撰

天聖中范文正公講學于南都四方英才踵門受教睢  
渙之上實為淵源是時蔡氏有四賢焉君其長也子清  
其弟也故秦州密直公今資政南陽公其從父弟也余  
以勤苦獲交于四賢之間而君之叔父太傅公以其子  
妻余由是相與甚厚及既從仕離羣索居久矣而君不  
幸沒于中年君之子無一存者風迹之美人罕知之于  
其將葬也南陽公囑余以銘余安敢辭姑述其世閭官

資與其所聞之美行以誌諸幽君諱拯字仲仁應天府  
下邑人也曾祖諱堅潛德儲慶以南陽公貴贈太子太  
保妣曰陳氏慶國太夫人祖諱陟位國子博士知泗洲  
用強明為世吏師贈太子太傅妣曰張氏康國太夫  
人考諱希顏殿中丞治邑稱惠以君貴贈尚書祠部員  
外郎妣曰謝氏永昌縣太君蔡氏世稱經術而吾外舅  
酷愛進士以教諸子君孝友明悟強學勇進足以克其  
科初雖黜而業益工尤善為律詩琢詞練意得唐人之  
清學中翕然稱誦焉景祐元年試于廷賦等幾中魁甲  
以脫誤才得及第與子清及南陽公為同年拜慶于家

鄉黨歆慕君子喜蔡氏之興焉初命德清軍判官以廉  
 辨聞河北轉運使李統舉監倉草場于天雄軍庾廡無  
 弊薦牘交上改大理寺丞知下邳縣屬家艱解職又宰  
 并州之平晉徐州之沛三司使才之舉高宗廟諱當北作坊遷  
 殿中丞太常博士出知永康軍之青城縣又改屯田員  
 外郎卒于官年五十七皇祐六年十月九日也以子官  
 贈尚書都官郎中君少時名聲籍籍在人口自郡縣以  
 至列于朝風力適勁所臨必最其為人軒闢磊落洞去  
 事可為無少憚也于朋友直而不隱親善謔以  
 發其懽心人莫不欣欣願交焉太常博士沈唐頃在楚

州幕與州將有隙因致于罪君時過楚聞其狀即以書  
 訊于大理少卿王告告怒以進坐是齟齬累年嗚呼世  
 俗之友閒居或哲宗誓宗廟諱相親囁嚅諂笑惟懼不合一有急  
 難則棄不之省若秦越相視肥瘠者多矣如君能蹈危  
 以救其友論者高之君之所為皆倣是當世名公卿或  
 器待之然君不亟于進趨也俾其克壽未必不顯而止  
 于此哀哉自子清終于建州推官又逝去而秦州為英  
 廟舊學之臣貴重于世南陽公秉鉞殪戎致位樞府英  
 胄聯進咸見器使天下以蔡氏為華族而君與子清不  
 及見也夫人李氏封萬年縣太君居家整整有法度方

君之喪人皆以道遠欲火之獨為不可力護全柩自蜀  
歸宋後五年卒三子長曰天經淄川高苑縣主簿次天  
球都官員外郎次太上御名不仕二女長適國子監直講楊褒  
次適著作佐郎劉瓌今皆亡矣孫男曰從曰復孫女三  
人睦州巡檢張從愈橫海軍節度推官凌浩進士張克  
其壻也嗟乎君亡逾二十年祇見其孫從頗善學庶幾  
有後南陽公嘗讀君之遺編乃慨然作詩曰一孫身後  
立百紙死前書痛之深也以熙寧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合葬君夫人于宋城縣之三里村銘曰

浩浩蔡源

既浚且長

方宋之隆

繼才萃良

濟濟四賢

從師于庠

君倡厥倫

有蔚其章

亦既起家

謂宜聯仕

不剴其剛

不懾于義

滯淹即潛

用未盈器

死于岷陽

疇不嗟歛

君亡二紀

子喪孫孤

昔時流輩

零星丘墟

棗存一萼

嘗運天樞

是友是懷

涕泗盈裾

睢陽北原

岡陵迤邐

壤沃水深

祖考則邇

既吉其藏

貽後之祉

勒銘于幽

庸示來世

宋故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淄川高苑縣主簿蔡君墓誌銘 代光祿作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知舒州軍州上輕車都尉借紫朱公綽撰

資政殿學士南陽蔡公以其從兄之子天經文編與其子從所書行狀畀予且曰天聖中吾與君學于睢陽天經已頽然于前矣其後僅二十年遂登第後三年不幸早死吾甚傷之今其孤從將卜葬焉請為之銘以摠吾懷予竊謂南陽公洵友且慈既悼其兄又閔其子將以文辭賁于窀穸安得無述焉君字元愷天經其名也贈

太子太傅諱陟之曾孫也贈祠部員外郎諱希顏之孫屯田員外郎諱拯之子蔡氏世為睢陽人持家修嚴鄉黨矜式自祠部與其弟贈太傅府君教諸子為辭章舉進士遂以起家而屯田亦善教其子君既聞誨于父又受學于師弱冠時斬然出羣試文府庠嘗為諸生冠慶曆六年以鄉薦覆試武成王廟名在第二是年登科當時士子翕然慕其文以試校書郎守淄州高苑主簿年少仕初與大夫辯正枉直惟其是而後已鄰境有河每役夫爭渡或挾仇怨以至溺死及君總役將罷先期告民度舟之力以次為渡且戒舟人曰有溺死者必刑是



日坐于水濱俟其皆濟然後去以無患會歲饑勸民出粟以賑貧他邑納粟于縣而後給君獨請各輸于其村之富室立期遣官就發焉富者不勞而餓者以活時大丞相富公安撫青部嘉君之為每謁府慰待甚渥方將薦之而君以疾卒于官時皇祐元年四月九日也享年二十有八君資孝友而倜儻有節志大而氣豪邁美才踴于短數悲夫自屯田昆弟四人擢進士第君能嗣之其弟天球又繼之其後南陽公有才子數人而三人又為同年光焰曄曄縉紳榮之而君亡久矣娶劉氏虞部員外郎說之女秉節自誓以育其子子二人長即從次

景脩天喪女適睦州巡檢張從愈孫男尚幼熙寧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從奉君之柩葬于宋城三里村先人之墓次銘曰

凡物之生

或華而易稿

或質而難老

吁嗟之子

夙敏而成早

胡齡之夭

自旅而歸

終安其兆

維後人之孝

宋故汝南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代光祿作

朝散大夫光祿卿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二百戶朱公綽撰

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南陽蔡公在治平熙寧中以

經略使治慶守渭禦戎有大勳天子嘉之召拜樞密副使一日奏事上前延問甚渥遂及其私乃請曰臣幸得備位右府臣之考妣若妻皆被褒贈獨亡妻王氏實與臣同在寒苦格于彛例寵典未及臣竊傷悼惟陛下憐之天子曰俞有司其封之于是有詔以南陽夫人告第實熙寧五年六月也其後郊祀霑恩累封太原汝南郡夫人先是夫人葬于先太師之墓側十年夏五月壬申改葬大塋之西原與繼室睢陽夫人同兆域縣曰宋城村曰三里先期使來速銘某謂夫人佑德娠才以成其君子以行其後昆實有休烈于蔡氏是宜銘按王氏之

先原祈人也其七世祖徙家虞城遂居睢陽曾大夫諱化追位太傅太傅生屯田郎中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太師生禮部侍郎諱渙贈工部尚書夫人侍郎之子也頎秀端淑齋誠敏工而天資孝幼時其從父妹失乳夫人親為之哺妹以獲安皇考甚異之求可以妻者時南陽公才數齡警悟絕倫侍郎遇于里巷一見竒之許以遠到故夫人歸于公歸之年夫人既笄南陽公猶未冠也當是時王氏寢以顯盛才如伯庸文如原叔還進聯起而夫人之舅太師公為譙縣主簿官微節廉以貧自樂英髦雖衆學而未仕夫人既歸事舅姑婉婉

聽命不翅寒女衛國太夫人常愛而賢之其友姒婦待族嫺無一不得其懽心者余之亡室南陽公之姊也與夫人尤相厚嘗謂余曰王氏女至孝而和其待我也如其姑真賢婦也南陽公抱藝決科調虔州從事夫人以衛國治家之法治其閨門檢柅肅嚴而承順于公以勸以適南陽公至今思之曰夫人助我多矣太師授益州觀察推官南陽公曰大人將老而遠涉蜀道吾不忍親勞而已逸也廼請代行得陵州推官然公及夫人猶以辭顏為戚戚廼留一子以娛悅左右時天申未離乳保而夫人能以義割愛曾不留吝聞者舉以為難道途間

關淹歷寒暑夫人感疾於途比至陵益甚自度不起謂南陽公曰女子有行沒于異方命也妾有從父妹實賢可以繼成臺事拊育四子君其念之且聞死于蜀者多不能以柩還而從浮屠氏之法今君官小力薄奈何苟得全父母遺體以歸夫復何恨享年二十有六以景祐五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官舍其子之長者九歲幼者未晬也南陽公悼之及奔太師之喪竭其所有護柩還鄉卒窆先隴蓋深念于平生而不欺于逝者陰德之報不亦遠乎久之南陽公再婚于王氏實夫人幼時所哺妹也終以溫惠用宜厥家封曰睢陽夫人二人者幼而相

友長而同歸蔡氏由是以大豈偶然也歟夫人未嫁時其家嘗出諸女使相者視之相者指夫人及睢陽夫人曰是皆當為夫人然姊也天妹也壽以今觀之太原既沒而封延安生享其貴亦可信云王氏諸女無慮三十人多衰謝不振其封夫人者特此二人而已南陽公既拜賜退與諸子諸婦慶慰于家族中以為榮夫人之子長曰昕次曰矇次曰天申次曰燁皆有學問才藝矇最先仕而昕天申燁為嘉祐六年同進士第其後昕終于歸安主簿天申終于殿中丞河北東路轉運判官今矇為贊善大夫京東東路轉運判官燁以太常丞直集賢

院副廣南西路轉運率能奮其事業為時所器有子曰堪為太常寺太祝繼以才仕曰穀守將作監主簿曰脩尚幼有女五其嫁于士大夫者三人諸孫凡十七人曰令將安持夷直安時秉蕃禾式方乘元紘厚孚彥昭餘未名安持守秘書省校書郎秉蕃並為守將作監主簿孫女一人適趙伯通為潁川司戶嗚呼夫人鍾愛于父而不見其大耋盡孝其姑而不終其奉養高宗廟諱賢夫于窮約而不享其貴盛生才子于弱齡而不逮其成立此亦人生之至悲而永傷也然存有淑譽沒有殊贈福羸子孫既遠愈彰先民有云死而不朽孰謂之天夫人其不

朽者歟昔莊姜之賢韓徽宗廟諱之譽列于風雅萬世是稱謹述銘詩以贊汝南之德寫南陽之悲慰嗣子之孝銘曰

民之伉儷 猶非偶然 陰定默受

孰曰非天 賚時良斲 宜配之賢

伊王與蔡 號宋名族 竒公于幼

匪媒匪卜 志合年均 予才爾淑

惟孝與悌 生則有之 移于夫氏

疇不謂宜 擺棄華靡 循規蹈矩

士曰承家 女曰進德 內則既修

外治迺飾 國器以欽宗廟諱 豈無助力

子勞父逸 公為蜀官 懷姑之養

泣涕欽宗廟諱瀾 留嬰于抱 以悅以安

碩人其頤 躬不蒙耻 呱呱四男

或乳或稚 疇克母之 有齋其季

月缺復盈 四十其齡 愷悌君子

累功享榮 登陞伏奏 追寵泉扃

天子有命 高風顯號 式慰且傷

涕零訓誥 曷惟龍光 庸起風教

藹藹俊德 在宋之廷 實蕃且碩

維葉青青 胚祥胎慶 愈遠愈明

寔之封之 既崇且厚 泗水有窮

蔡宗益茂 百世是稱 太原賢婦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十 五月初一日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樂圃餘藁附編

樂圃先生墓誌銘

奉議郎太常寺主簿張景修撰

宣議郎試國子祭酒克崇政殿說書周常書

并篆蓋

樂圃先生朱伯原卒於京師識與不識者皆歎之先生  
故人自玉堂青瑣與夫一時賢士大夫多挽之以詩先  
生妙齡登乙科以疾求閑學且養踰三十年特起為蘇  
州教授歷五考召為太學博士改宣德郎除秘書省正  
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先生文章前宰相范公今宰相

章公嘗薦其典麗可備著述矣先生行義中書侍郎許公嘗薦其純固可為師表矣先生博聞強識篤學力行樞密林公先除禮部侍郎及寶文閣直學士嘗薦自代矣前後薦者蓋不可殫數謂宜得名公鉅儒誌其墓而諸孤乃以其季父明州象山縣尉仲方之狀屬予銘予豈足以知先生耶按先生家譜昔高辛氏有才子曰朱虎先生其後也先生諱長文伯原字也其先為越州剡人自其祖居蘇者三世曾祖諱瓊仕錢氏祖諱億始入朝太宗皇帝召對便殿命以官數有功遷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知邕州累贈刑部尚書考諱公綽光祿卿知舒

州為時名儒妣蔡氏封宣城郡君所生周夫人方娠夢覆錦衾或謂光祿公曰生子能文必矣先生果幼而不羣光祿器之十歲善屬文讀書輒終夜光祿公命徹燭先生伺其寢不徹也泰山孫明復講春秋于太學往從之明復避焉先生書無所不知尤深于春秋擢嘉祐四年進士第吏部限年未即用時光祿公守彭先生不俟宴歸州人榮之既冠除秘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戶叅軍誥有美辭先生無他疾第傷足不果仕非行怪而固隱也郊裡光祿公拊之曰兄以官畀汝因名之曰從悌先其季弟光祿公拊之曰兄以官畀汝因名之曰從悌先

樂園食譜附錄  
二  
四百卅

生逮光祿公捐館左右凡二十年以孝稱居喪如禮服除人勸以仕無意也撫弟妹畢婚嫁安貧樂道因舊圃葺臺榭池沼竹石花木有幽人之趣州侯貴客山翁野叟或觴或詠去則醉臥便腹不知身世之在城郭也太守章公伯望表其所居為樂圃坊鄉人相與尊之稱樂圃先生當是時也使東南者以不薦先生為耻遊吳郡者以不見先生為恨左丞鄧公先在翰林與給事胡公孫公中書舍人范公蘇公列薦先生于朝先生不得已起典鄉校州有兩教授以先生故也同時徐積舉于楚陳烈舉于福世號三先生先生之教人先經術而後華

藻曩歲作東都賦自視不減班張太冲輩前宰相蘇公嘗薦先生曰稱述歷代京邑之盛莫如國家汴都之美深有可觀焉客有使之獻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也今老矣尚何賦為哉講春秋洪範中庸學者無慮數百蘇學范文正公建也歲久隳甚其子侍郎公時領大漕得請脩欽宗廟諱先生有力焉吳中水災先生陳五浦之利郡不克行逮右丞公之守是邦先生作救荒議四篇以獻黃公從之民賴以安其仁心類如此晚遊辟雍著釋問以見意後罷春秋博士亦頗有歸志想聞猿鶴數請還鄉內相蔣公詩曰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蓋歎



之也暨登芸省有喜色嘗曰天下奇書在吾目中矣明年樞密曾公林公薦兼尚書局未朞月以疾終于家命夫實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丙申也享年六十家徒四壁大臣以聞賜縑百喪歸吳人迎于境上行路為之流涕先生天資忠朴有致君澤民之志不少見于用中年仕宦先疇悉委諸弟所同者一圃藏書二萬卷且曰以此遺子孫不賢于多財者乎遺以財是教之為利也遺以書是教之為學也可不孝宗廟諱歟著書三百卷六經皆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圖經有續記作詩雅馴得古風及類古今章句為吳門總集以脩史官采錄善

書有顏魯公體藏碑刻自周穆王始至千本朝諸名公帖皆有之作墨池閱古二編嘗謂書畫事昔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元豐中作琴史其敘曰方當朝廷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今太常少卿曾孫為之後序亦曰琴史之作固有志乎明道而待時之用者也元符已卯果詔太常按協雅樂命前信州司法叅軍吳良輔政造琴瑟教習登歌惜乎先生不及見斯時也娶張氏三子耜前婺州東陽縣主簿耦改名耕舉進士皆有文行一女未嫁孫男曰愈以元符元年六月乙酉葬先生于吳縣至德鄉南峯山之西從先塋也銘曰

先生之樂

非玉非金

室則有書

几則有琴

出而不返

猿哀鶴吟

壁水師筵

蘭臺儒館

末如命何

丹旒云遠

吳山迎喪

學者大半

有丘有園

有子有孫

清白傳家

孝友盈門

我銘永久

南峯之原

炎宋樂圃先生之墓

樂圃先生墓表

江淮荆淝等路制置從事米芾撰

樂圃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光祿公之子十九

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趨築室居郡樂圃坊有山林  
 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久之名稱藹然一邦嚮服郡守  
 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  
 後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眾天子賢之起  
 為本郡教授以為未廣也起為太學先生以道授多士  
 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二月丙申高宗廟諱疾不  
 祿享年六十子耜杭州鹽官尉耦耕舉進士以六月葬  
 至德鄉從光祿之塋先生道廣不疵短人人亦樂趨先  
 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見之如麟鳳焉方擢欲  
 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辯

樂園餘音附錄  
三五  
說樂園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畧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生志也至于詩書文藝之學莫不騷雅造古死之日家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縑百匹嗚呼先生可謂清賢矣余昔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

窮達有命

出處有時

司出處者

非命而誰

時與命違

士能不出

出而無命

孰論於時

升公之堂

理公朱絲

清音不改

樂園堪悲

無此高

嗚呼哀哉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叅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

樂園餘業附編  
九  
三百廿  
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寔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調養一鄉之善士寔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國史文苑傳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于鄉名

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賻絹百疋有文三百卷六經皆有辯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畧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都講書寄叔父弟姪

先人自嘉祐八年未冠登乙科俄墜馬傷足弗能仕即隱居求志居吳門鄉人稱之為樂圃先生元祐初諸公論薦特起于鄉校後召居太學端明蘇公知定州貽簡留別云搢紳喜公疾平歸國以為儒林光但恨出處不齊止獲一見而已紹聖間復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

編修元符初不幸不祿于京師自玉堂青瑣及諸賢士大夫莫不嘆息爭挽之以詩翰林承旨蔣穎叔云十載虀鹹困京穀一竿風月負滄浪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太常少卿張天覺云盧醫照髓難迴數楚些招魂不救亡又有金殿鶴鸞舊綴行之句起居郎吳天用云李廣不侯真有命陶潛雖仕本無心奉常簿張敏叔云薦襴未霑新祿米登瀛空帶舊芸香勞生可嘆昔已死好學共知今也亡自憐身迹同桑戶誰使潛然淚幾行編修勅令陳子貞云道山歲月徒為爾樂園風煙安在哉一醜白醪人不見兩行清淚客重來益重嘆

其出仕而有所施也自少年登科即嬰足疾已絕意仕宦侍先祖少師遊宦周流四方以著書立言為事常友天下士授春秋于孫明復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自成一家書又有琴史六卷續吳郡圖經記三卷集古今文章詩詠為吳門總集二十卷又所撰詩詞賦碑表章雜說編纂凡百卷號曰樂園集平生尤邃于春秋故掌蘇庠及太學博士皆講此書往往多流傳于人聞先人以清白遺子孫素不治貲產嘗曰遺子孫以書不賢于多財者乎遺之以書是教以義也遺之以財是教以利

也樂圃所居曾祖母吳夫人所創先大父分得之今與諸叔父共居者也藏書二萬卷所蓄前輩鉅公及諸賢大夫所贈書簡筆精墨妙不啻千餘軸又與一時名公酬唱歌詩賡和篇什集為樂圃篇章錄二十卷皆藏于家庚戌春虜人犯浙右吳門失守發與一子縋城而出竄身于江湖之間望故廬之火慟哭者幾月故生生之具一無存者與夫所寶書籍先世著述皆為煨燼惟春秋通志復傳本于他郡僅有全本其他皆莫能追記可不為痛惜哉平江自車駕巡幸嘗駐蹕焉委樞臣領重兵擇將守付以郡政十萬生靈恃城池之固可與共守

悉不為去計無何叛將悍卒陽為備禦而陰實結連周樞湯守相繼而遁是僅閉十萬平民付之賊手以二百年承平富庶之俗一旦資于毒焰可不為之大哀邪嗚呼先人之志既不能少施于一時其著為空言者又不<sub>著</sub>得流傳于後世皆不肖罪逆之所致也天之彰善癉惡至此乃大謬如是何其荼毒痛苦如此之極也樂圃所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俾同居弟姪滌磨于牆壁間尚可觀考皆姑蘇前後賢太守部使者與夫鄉邦舊德宿望耆英之詩猶可傳示好事顧此纔所蓄百分之一二耳然類而推之亦可以取信于士大夫於先德不

學園餘業附錄  
四  
為無補也。因書其後，以呈叔父中。大兼寄樂園諸弟姪，庶可以知其詳。幸博訪遺逸，以補其亡。冀無怠厥志。紹興四年五月朔，左朝請郎通判嚴州軍州事朱發謹題。  
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

元聖素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其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姬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為國風，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愆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

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于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戮，宵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哉大經，孰明厥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為說之紛更，稽之左氏，則有敘事之長考之公毅，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為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採其淵源，未免互有于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

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  
紹清羶之業每耽黃卷之書未冠而掇巍科既壯而事  
高蹈棲遲樂圃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  
授業者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膺璧水之招翱翔芸  
閣之雋遊紉繹樞庭之密議雖平生之述作于羣經固  
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深于凡例其去取  
三家當否旁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  
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顯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  
著為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于要塗使斯文遂東於高  
閣天祐吾道運于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統于朝元

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  
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于此道聿  
先復用于是經立之學宮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  
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  
齡之嘉會早竊科名于俊域屢叨講習于王宮尋常不  
墜于箕裘鑒寐敢忘于堂塾因贊部條之暇自貽傳癖  
之譏况此難逢實為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覲揚後世之  
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涓筆札恭綴  
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  
策謹賫詣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



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于施為注措之時或備  
 乙夜之觀庶少俾于德政倘示諸生之好亦有補于方  
 來遂忘鉄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臣無任

樂圃朱先生小像



長洲方韶臨

休休其度兮炯炯其神清操雅量兮特立挺生學窺微  
奧兮志篤忠貞明理兮盡性朝野兮蜚聲瞻儀型而興  
感兮想音容而式欽

呂祖謙題

崇正黜邪奠鄒魯之垠于不潰尊王賤霸障洙泗之源  
于常清衛防聖道之功非淺範圍後學之惠彌深天朝  
之佳士吳地若先生者誠子游之後一人信其然乎  
文華殿修撰分修國史建安袁樞謹贊

樂圃餘藁補遺

太守召陪諸公遊虎丘

海湧一小山遠視如陵丘中藏天下奇巖谷峻且幽石  
壁立萬古劒池照千秋叢爾小吳會隱然瞰瀛洲能令  
軒冕客到此忘沉憂樂天擁千騎一月常一遊高賢愛  
絕景塵事莫可留我公初下車明斷速如流千里滿和  
氣訟庭無繫囚三英皆虜使金節憩南州楊次公張仲  
謨林和中同聲  
約真賞相應如鳴球半刺富文雅嘉賓張與劉德文  
景文清晨

出西閭山翠逼蘭舟耕麥迎彩旆佳禽和鳴騶憑闌共  
四顧湖海入危樓雲低未作雨萬象圍寸眸憲老揮散

隸妙絕與古儔河漢淡輕靄天門跳驚蚪才名三十年  
餘事及銀鈎茲遊雖偶然千載仰芳猷日暮下危磴玉  
栢相獻酬一篇間一局豪放不自休樂哉文字飲相與  
喜賢侯短篇春事勝可與吳兒謳

三高贊

并序

古之人有時隱者有志隱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乘  
義安命動息惟天夫是謂時隱憤世嫉邪矯以端清  
逍遙雲泉終老不詘夫是謂志隱昔之范蠡張翰陸  
龜蒙皆隱者也鴟夷子知勾踐可與平吳而不足以  
與霸中原于是遁而遊五湖季鷹知衰晉之將亂于

是去而歸江東魯望逢懿僖之昏季于是退而居舟  
里此三君子之隱皆得其時而又能固其志者也百  
世之下其清風猶凜凜竦人毛骨饕夫思廉夸者思  
止可勝計哉舟次采江江之濱有鱸鄉亭亭旁圖三  
君子之形榜曰松陵三高畫像此前宰林君肇之所  
作也欽覩容儀遂為之贊云吳郡朱長文書

恢恢至人在物無累道用則行功成迺逝卓哉鴟夷逢  
此周季 禹之苗才可經濟深鎖雲岩為君一起沈幾  
電燭遠畧人秘劬躬疚心以日以歲民阜其財士溢其  
氣不疾不徐迺御戎器滌越之憤墟吳之侈奮威諸侯

致貢天子儻終所施一正華裔罔使夷吾在昔專美烏  
喙多猜龍泉戢銳脫屣公卿浮雲富貴叻澮江海席幕  
天地世無足為吾獨全已遯迹韜光審貞育粹萬蘊一  
伸財擅當世退而彌高隱不失利中古以還一人而已  
寥寥松陵澄湛天際雖曰至清曷為公比  
勇退維仁前知維哲飄飄先生茂有風烈衰晉失綱強  
宗構孽盛氣方炎危機欲發衆皆沉酣子獨超越旁睨  
冠珮如處縲紲海鷗忽飛一去寥泐衣無俗塵身並江  
月我厭蓴鱸彼懼鈇鉞潘石難追機雲永訣莫如先生  
遠禍安節千載清風革貪思潔

退不期進文不干榮古之真隱見于先生先生之時唐  
棟將傾綱紀不紊戈矛欲興子維布衣車輿盈庭超然  
遠引遯于松陵右觀震澤左瞰滄溟鱸登秋網蓴薦春  
羹疇不憂慄我獨安行疇不諂笑我獨潔清放懷蕭散  
養性和平言奇而古金石厥聲逍遙終季孰敢羈嬰歌  
聞接輿醉有淵明猗歟君子異代同稱

崇禎癸酉暮春望日練川陸嘉穎簡補於吳門之  
西郊草堂

二十二世祖樂圃先生平生所著詩文百卷兵燹之後  
盡為灰燼其傳于世者僅有吳郡圖經琴史墨池編數  
種而已岳壽家舊有寫本餘藁十卷附編一卷係先生  
姪孫令達公哀次蓋其時已非全豹今則并其板亦不  
存矣嗟乎士君子讀書立言以期不朽班固藝文序云  
自漢以前文章家不下二萬人皆不傳夫傳之不傳天  
也後之人知其名不睹其文未嘗不歎歔嘆息况親為  
之苗裔乎岳壽不克承家學敢秘諸篋行而負先世制  
作之心乎用是忘其僭陋重加校讎付諸剞劂使好古  
之士讀之有以景前哲而貽後學有餘幸焉至于先生

國朝詩話卷之三

三

二百三十一

之行誼與文之典麗詩之淵雅前代鉅公述之詳矣余  
小子更何容贊一辭康熙壬辰中秋二十二世孫岳壽  
拜書

